真誥/卷0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七 ◄

真誥
卷十八

► 卷十九

○握真輔第二

三月十九日夜，夢小掾來在此靜中坐。良久，自說小茅山三會水處，極可看戲。向從四平山中來，路上見叔父，持火炬滿手，欲以作變。先生可向阿郎道，如此鬼火，使人口噤不得語。此物乃化為風，先生知之不？小掾又曰：方山大有侯叔草，異佳，葉乃大。昨乃大取，近乃失去布復　　，欲就先生乞此衣。（掾兩庶生叔並早亡，不知此當是誰者。方山即四平山，所謂遊處方源、常與龍伯高等為旅也，既采南燭，又乞復　　，則在洞中者，猶須衣食，故云：杜廣平亦伐薪貿糧，而況今洞上之士乎。斯真豈復不知斷穀，特是不應為之耳）。

小掾又曰：今葬處不吉，斷墓脈多所云云（右十九日夕所夢，此則前書所雲以白者。如此則掾亦還葬舊墓，雖曰虛塚，猶須吉地）。右與長史書，今所見真手者訖此。

□厶□厶（前少一行，又闕失上兩字）。情兼，無以喻懷，尋省來告，粗承同之。仆尋往，相見近矣，比者翹注，良不可言，給事安和（即長史也），以十九日南州，二十二日當還，功曹已入，昨相見慰懷（功曹掾庶長兄，小名揆者也）。方爾悠悠，未卒歸也。將琴弦之陰德乎？聊當一笑（琴弦事出《彭素經》，房中之術也）。此即日無他，公明日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別，大司馬克二十六發也，第七似不從征（公是簡文為司徒也，大司馬是桓溫也。鎮在姑熟，應北伐慕容，第七似是掾叔小名嗣伯者，為尚書郎。於時是太和四年己巳歲三月中書也）。乃遠送米，將供洞齋之備耶？若君遠研玄鏡，澄聲上音，

在深林之中，遐人事之跡，使此物之來卒無緣也。於今逢耳，誠理盡備矣（洞齋即大洞齋法。今有真書小訣，如此則掾是備行上品七卷耳）。

想所寫已了，校當令熟，秋冬之間，其經當復示也（不知是何經，明年掾便遁化也）。

故服饑不，春草生，此物易尋，想數詣玄水之處逍遙也。仆此月必往，敘其不久（南燭冬乃不雕，春時色味彌好。既呼為饑，則是掾合服石和者，所以定錄云：次服饑飯，兼穀無違，但一劑千杞，其事不同耳。即不知玄水在何處也）。

亦不煩屬李，李疾病未攝事，承田已為勞，意敕語陳暉，如此必有秋望也。此誠小小，不暫勞君意者，則事去矣。

給事云：南州還當並急，四月半間，欲至東山，想無差錯矣。比更告茶一簿（直注行下云：茶一簿，未正可解。當為寄與掾也。茶則是茗，掾患淡飲所須，兼亦以少寐也）。

一日不見君，常恐鄙吝之心已生矣。君未復能屑屑中出於風塵之間耶（右八條楊書，並是在都送還山與掾，失上紙。此書師與弟子，灼然作君仆，用古體也）。

承給事體氣如故，且甚延悚，念侍省遑懼辭正爾。燒香入靜，具啟夜當根陳情事，使盡丹苦之理，動靜別白，尋更承問（此少上紙，似在縣下，答虎牙道長史病事）。

糊連給事前後書，上啟神母，因書小掾，並呈前後答神母云：小掾截留給事書，唯餘此見還（此亦是虎牙是掾去後事也。神母應是南真夫人。右楊君在此所寫外書及自記夢事，並與答長史兩掾諸書疏，及有存錄者記此。又別有紀事酬答真人書，已在前篇中）。

長史書，暮臥先存鬥星，在所臥席上。

暮臥存星之時，皆先陰咒星名，然後存耳。祝畢，乃存星，安臥其中也。然後密叩齒，祝九星之精（右二條，長史抄修洞房事）。

見斧云：酉年學，戌年當歸，戌年道炁當行天下。雲從戌年當受法（此一條是掾去後所記，掾記是庚午年。去此戌年，即應癸酉甲戌年，受法者是就其真人，受經二奔之道，十一年成真。故定錄云：復十六年，乃睹我於東華者也）。

經云：主諸關鏡聰明始（此《黃庭經》中語）。九月十七日，已一百九十過。（圖暫缺）二十一日合二百過（圖暫缺）二十六日

（圖暫缺）十月一日（圖暫缺）（圖暫缺）八日（圖暫缺）十一日

（圖暫缺）十五日（圖暫缺）十七日（圖暫缺）二十日（圖暫缺）二十三日

（圖暫缺）三十日（圖暫缺）十一月二日（圖暫缺）六日（圖暫缺）十月二十六日此應是十一月

（圖暫缺）十三日（圖暫缺）二十日（圖暫缺）（圖暫缺）十四日

（圖暫缺）（圖暫缺）（圖暫缺）正月十三日（圖暫缺）正月二十六日

（圖暫缺）二月已四百二日三十過（圖暫缺）已四百四十過已上並是朱畫朱書。

九月二十六日夜始（此前後間中細字注者，皆真手也，自別復一紙，既有兩九月，便是一年中事，其間亦恐多有零落不存）。（圖暫缺）

（圖暫缺）二十八日（圖暫缺）九月二十七日足十三夜（圖暫缺）（圖暫缺）

（圖暫缺）長穀十月（圖暫缺）黃寧日中（圖暫缺）出日入月照陽門（圖暫缺）十一月六日旦

（圖暫缺）十二月二十一日（圖暫缺）二十四日已上並是朱畫朱書。

右此是長史自讀《黃庭》遍數也。朱墨雜畫者，是因修用時遇得筆，便題記之耳。雲「長穀出日」等，亦是經中語，當是讀至此句，忽有事應起，故疏誌處也。

大洞真玄，張煉三魂（出惡夢祝）。

太上高精，三帝丹靈（出善夢祝。此二條事本經並應出大丹中。今以抄出，別已在第五

篇中）。太都天錄，顯於玄宮（出紫文仙相）。左目童子（出《五神經》）。

仙者心學，（出《二十四神經》也）。先閉炁二十四息（出紫文玄闕事）。行之十八年（亦是玄闕事）。大帝玄書（玄闕符事）。

徒行事而不知神名，還精而不知服此符（亦玄闕事）。魄唯得飲，佪水月精（出《紫文拘魂祝》雲）。

吾是天目（出《飛步經》祝），三啄齒太元上玄（夢塚墓祝，今在第三篇）。魄唯聽飲，月黃日丹（紫文製魄祝）。

沐浴祝：太上高真（出《九真經傳》祝）。製蟲丸（出《蘇君傳》）。季道思和（似是記憶二茅君字，疑作「道」字，是誤耳）。

玉簡青錄，高閣刻石（出空常祝語）。石精玉馬，照知鬼形（亦是空常祝語）。苞山下有石室銀戶，方圓百里。

昆侖山下有黃水，名曰日月水，飲者得仙（此二條未知何出，未見其事）。

告王君使傳知真者，告青童使傳成真者。夫知真者謂知真而得真，成真者謂勤求而獲真者耳（出《消魔經序》。凡此者當皆是略記其旨，自以備忘耳）。

正月四日、二月八日、三月十一日、四月十六日、五月二十日、六月二十四日、七月二十八日、八月十九日、九月十六日、十月十三日、十一月十日、十二月七日。

右老子拔白日（此是太清外術事，似長史自抄用）。

正月庚申、二月辛酉、三月庚戌、四月癸亥、五月壬子、六月癸丑、七月甲寅、八月乙卯、九月甲辰、十月丁巳、十一月丙午、十二月丁未。

右上帝煞害日，不可請乞，百事無宜（此諸日皆是隨月支干衝破凶日也，可以類求之，亦恐非真受，雖百事無宜，而常所修行，或值諸吉，恐不可闕也）。

所謂靜室者，一曰茅屋、二曰方溜室、三曰環堵。製屋之法，用四柱三桁二梁，取同種材，屋東西首長一丈九尺，成中一丈二尺，二頭各餘三尺，後溜餘三尺五寸，前南溜餘三尺。棟去地九尺六寸，二邊桁去地七尺二寸，東南開戶，高六尺五寸，廣二尺四寸，用材為戶扇，務令茂密，無使有隙。南面開牖，名曰通光，長一尺七寸，高一尺五寸。在室中坐令平，眉中有板，床高一尺二寸，長九尺六寸，廣六尺五寸。薦席隨時寒暑，又隨月建周旋轉首，壁牆泥令一尺厚，好摩治之。此法在名山大澤無人之野，不宜人間，入室，春秋四時皆有法。然此蓋本道相承，道家之一事耳，不足為異也。粗要知，是以及（道機作靜室法，與此異，恐是別有告受者，而不知審的，今存想入室，亦可依之，或云應有經也）。

以正月十五日，尚書省中直，乞夢非常，皆靈仙真像，多所道其子孫，慶以閏月二日夕，又夢仙靈共會，吾請乞佳應。又見有□厶（缺失一字）。非常好，以月半中，忽見九老先生，乘軺引從詣吾，相見欣然雲。連在宣城四十日始還，問吾消息云：今至蕪湖，二十三日當還，還當省吾，得見之欣然（此是作餘姚，還為尚書郎時也）。以閏月四日夕，夢彩物如幡形，皆舒著席上，或如畫，或如錦繡，文字煥炳，如言可解而不可解，愈舒愈更奇異。雲是楊舍人物，時亦不見楊君也。意言當寫取，雲須能畫人整頓，所未常見。當有十許幡（永和八年閏十月，而楊君年二十三，簡文始為司徒，恐未為舍人，亦恐是後年諸閏耳）。

十一月十二日，夢棺器露有水。

十二月十八日左右，夢以鐵釵刺玄武（此玄武恐是所言墓之玄武也，非所存龜蛇者也）。

二十一日，夢見天子，天子當年十六七許，在殿上（此應康帝時，不知是何年）。重復夢見在一處，懸渼自放，落下岐危，遙見劉幷遠與語。從此當回還，回還道難，得一紐以手巾穿之，見吾城扶助，吾遂得回旋（右六條，並長史自記夢事）。

十月九日，上廚五人旨南山治（此長史自記事，旨應作指　，謂指誓雷平宅淨金也）。牙詣夫人，詭當用雙金環，汝無，吾當具交以謝恩也。

厚若有金貫，便以奉夫人。雲以謝吏兵，華功曹至，意密語新婦令知，密之密之。若無便，可以二雙金環奉跪，勿吝勿吝。若欲得體上所寶玩者為好（華功曹似是華僑，而後又云楊意旨，恐是非也。厚似是虎牙婦也）。吾近日疏與汝說二君應有詭，其夕即有誥

云：吾二人吏兵，若無功詭，後小子不復為人使，楊意旨中，謂可用釵，小君即言釵所以導達開通，自可用也。新婦有金釵，即可用，可，停貫也。先詣夫人，次詣二靈，汝疇量之，汝索環如一日疏，新婦銀釵亦可用，良無，便當用環，吾停汝辭須詭，當詭辭繼其下也，不復別作（此書即涉前事也）。

得佳清閑，雲敕汝修內經，是保命。汝不答，漠漠不當爾。然此非常意，皆發自冥妙，當作本末。答當奉行此意，口又無言，為不可也（內經或應是《黃庭》，不爾即應是洞房中法爾）。

陶休以二百紙與汝，吾留百枚（檢陶譜，長史婦親屬，不見名休者）。斧白米已當向盡，汝餉之（此是供染為青飯者）。

遷告云：汝當小不佳，防之（遷是易遷夫人也，右此七條，並長史與虎牙書）。

右許長史在世抄記紀中事目及夢，並與兒書有存錄者，訖此。其與真靈書，已別在前卷中。

先生自寄神炁，投景東林，沐浴閑丘，乖我同心。每東瞻滄海，歎逝之迅，西眄雲涯，哀興內發，仿佛故鄉，鬱何壘壘？將欲身返歸塗，但矯足自抑耳。於是靜心一思，逸憑靈虛，登岩崎嶇，引領仰玄，冥誌扉上，遊雲竦真，始覺形非我質，遂亡軀遂神矣。浪心飆外，世路永絕，足樂幽林，外難一塞，建誌不倦，精誠無廢，遂遇明師，見受奇術，清講新妙，玉音洞密，吐納平顏，煉魂保骨，衝氣夷泯，無復內外也（此則王世龍等所受服玉液諸法也）。

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晚也，反滯性之不早矣。吾得道之狀，艱辛情事。定錄真君已當說之矣。崇賴成覆救濟之功，天地不能渝也（謂應作逾字，此則是定錄所說被試事也）。

聞弟遠造上法（上清諸道也），偶真重幽（雲林降也），心觀靈元（謝過法也），炁陶太素（五種事也），登七闕之巍峨（飛天堶也），味三辰以積遷（日月五星），虛落霄表，精郎九玄。此道高邈，非是吾徒所得聞也。亦由下挺稟淺，未由望也。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，得趣者常險乎將失，禍福之明，於斯而用矣。道親於勤，神歸精感，丹心待真，招之須臾。若念慮百端，狹以營道。雖騁百年，亦無冀也。三官急難，吾昔聞之在前（重論排遣諸試難事，得為爾前通也），七考之福，既以播之於後（子何功業，當復

延及長史父子也），因運乘易，不亦速耶？幾成而敗，自己而作，試校千端，因邪而生耳。想善加苦心勞形，勤諸功德、萬物云云，亦何益哉！斧子蕭蕭，其可羨也，各不自悟，當造此事，斧獨何人，享其高乎（歎獨絕超邈也）？師友之結，得失所宗，托景希真，在於此舉也。吾方棲神岫室，蔭形深林，采汙穀之幽芝，掇丹草以成真矣（成真之辭，小為誇激）。昔約道成當還信，雖未都通徹，粗有仿佛，亦欲暫偃洞野，看望墳塋，不期而往，冀暫見弟，因緣簡略，臨書增懷，映謝（從曾祖本名映，改名遠遊。此十字榮弟注，右一條。先生被試後，因事長史，於時應已在蓋竹山。定錄云：辰年當暫出還人食，則此應是丙寅丁卯年中書也）。

掾泰和元年八月服六甲符（此靈飛六甲法，別有經）。

泰和二年，太歲在丁卯，正月行回元道（此是謝過法，別有經）。泰和二年二月中，行空常（此飛步別法）。泰和二年四月，服青牙（此青牙始生法，世未見經）。

泰和二年七月，行日月在心泥丸之道（右五條，共一片紙記）。

存日月在泥丸法，泰和二年六月行（前雲七日，而此雲六月，字當有舛誤者，此即服日月芒法）。

泰和三年五月，行奔二景道（此則儀璘之法，雖已有抄事，未見大經。右二條又別一片紙，朱書，不與前事相連也）。

二月三日夜，□厶□厶（脫失兩字，應似是名）。夢鄭白夫人，道之交有內密而外疏者，鄭之區區，今即是也。當與嶒姑俱來（鄭者鄧芝母也。與易遷夫人周旋，故夢於掾，以結芝冥津，醾姑未測是誰，交夢亦應是二三年二月中也）。

四月二十七日夜半，夢見一女子，著上下青綾衣，與吾相見，自稱云：我是王眉壽之小妹也，相見時，似如在山林之間。雲明日可暫出西門外，有犢車白牛皮巾裹仆禦頭者是我車也。後別相詣於貴解，因口喻作詩如別。

乘炁涉滎津，采藥中山巔。披心煥靈想，蕭蕩無悟言。願與盛德遊，驂駟騁因緣。榮塵何足尋，疾激君清玄。苟能攝妙觀，吐納可長年（王眉壽之小妹，即中候夫人也。掾既未接真，故假夢以通旨，而有榮塵之句，又恐非掾矣）。

泰和元年六月五日夕，夢忽聞天上有金石鍾鼓之音，仍仰看見彩雲如虹，氣狀爽爽，彌漫天上，從東直西趣，意中謂是女靈行，或呼為元君。忽復如從路上行，然已過。玉斧又將主簿追望，唯見輦，輿後從朱衣人，皆回還見禮，路邊有一人，白衣似卜師，因見語云：君體羸不堪事，可專修所行，勿雜他事。若不專，君當得病。君不見信者，自當得夢。此人自稱姓滕（主簿即兄虎牙也）。

七月向末，玉斧夢身體飛揚，豁然入一屋下，累床南向坐，自謂是合日揚光，顛回五辰之道（此語出《消魔經》太上之辭焉）。見一人在東面立，手舒卷書，看見如畫圖像山嶽狀。下輒有書說，亦與執書人語良久。

八月三日夕，夢忽有一人弊衣長形容，從一小兒來，如徇簫（簫作嘯旨，謂如今徇嘯，賣物人也）。坐與玉斧語，乃說上道事。斧仍驚愕，更危坐，須臾將進內戶，大論上道，顧小兒，莫令人見我外鼓。斧問樂耶（謂鈞天廣樂上清之曲也）？雲不。來欲得可取之爾。君自當得鈞樂，因問鈞樂幾人，答曰：十人一鈞，大法乃至於萬，不知道至十萬，仍覺復眠。又夢見卷書，見玉斧書先舒，惟見後，是王君事，似四輔傳，盡共在上，多論王君學道，時見語學道歷年事，自可須二三年間邪。意甚敬。此人未得拜，便覺，末見主簿亦在坐。

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，夢得一帙有四小卷書，雲是神母書。或云是傳，皆以青細布為秩，秩兩頭紅色，書皆是素。時先生亦在間，又為玉斧書。此傳上篇於戶外壁辟方素上，其字似符，或如獸像，帙布亦不正似布，謹記（先生即楊君也）。

泰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夕，玉斧夢行見天上白雲彌滿纏合，甚下而不高，仰望雲間，時有空處，狀如山穴。東行數步，覺東北有大道，便順道行，得一深室，或如石室，白炁從室中出，又似水鬱勃，來冠玉斧身。時急坐，亦不恐，向炁忽散，見室裏有床席器物殊整潔，意中自謂是靈人所住止處，仍向室拜叩頭訖，請乞，室內有一穴，玉斧復從此前進。穴內甚急小，不得前，意復更欲進。忽見一人在室外，語玉斧未可進，尋當得前，乃向此人再拜揖而退。又見送至道上，說玉斧應受書之，言極殷勤委曲，當勤存，南真夫人使三人送玉斧，令通板橋。初出，又見犢車中有二露頭年少，與向人言笑，未至所住。便覺，欣願靈悟，如夢之告，謹以記之（右七條並掾自疏記夢事。於時區區之心，亦與隱居今日何異）。

三月八日拜疏，玉斧言，鄭恨還，奉敕，尊猶患飲痛不除，違遠竦息陰膚，願今飡食無恙，即日此蒙恩。牙近至此，便西願早至，謹及啟疏，玉斧再拜。

玉斧言，尊欲得六甲符，似在句容牙處。斧都不以書來山中，願就牙器中料，謹啟（此六甲符，非靈飛也。當是在《右玄錄》也）。玉斧言，承近三日會流杯，尊亦作詩，後信願寄還，謹啟。

鹽茗即至，願賜檳榔。斧常須食，謹啟（恒須茗及檳榔，亦是多痰飲意，故云可數沐浴，濯水疾之瘕也。此書體重小異，今世呼父為尊，於理乃好。昔時儀多如此也）。

四月十七日拜疏，玉斧言，漸熱，不審尊體動靜何如？願飲漸覺除，違遠燋竦，急假願行出，即日此蒙恩，謹及啟疏，玉斧再拜。玉斧言，有檳榔，願賜，今暫倩徐沈出至便及，謹啟。

四月十八日拜疏。玉斧言，昨徐沈啟願即至，漸熱，不審尊體康和，飲漸覺除，違遠戀竦，牙如常，揆時得出。斧粗蒙恩，謹及馮令史啟疏，玉斧再拜（揆是庶長兄也）。

四月二十一日拜疏，玉斧言，陰熱，不審尊體動靜何如？飲覺蒙恩，陳輝來，尊今日當至斧近齋，唯尊來，餘人難相見。願道路安穩，小史在戶內，使不欲經遠，或淹，謹及陳輝啟疏。玉斧再拜（此亦明真齋，惟在斷外人避淹而已。小史當是其名，而猶進小兒於室內使者，貴勝人自不能躬親猥碎也）。

玉斧言，揆牙亦得暫還此，安穩謹啟。

四月二十三日拜疏，玉斧言，奉敕昨夜至，慰馳竦熱，願尊體飡食無恙，未得侍見，戀慕旦陳，滕啟疏願已至，謹及啟疏，玉斧再拜。

玉斧言，楊舍人弟病委頓，為懸耿，想行當佳，謹啟（前楊書雲老母，今此雲弟，唯兩事顯耳，其餘親族皆莫之聞）。

四月二十八日拜疏，玉斧言。昨奉敕，慰竦息陰烝，願尊體無恙。飲覺除，違燋竦，謹及啟疏，玉斧再拜。

玉斧言，錢即與田主，此間都無復密付二升餘，華新婦欲得少許，願分之，亦長在中，謹啟（山家貧險，亦殊為契闊，華新婦即牙妻也）。

五月四日拜疏，玉斧言，節至增感，思濕熱，不審尊體動靜何如？飲猶未除，違遠竦灼，服散微得飲水，猶是得益。願彼大小無恙，尊五日當下，願必果，謹遣扶南啟疏，玉斧再拜。

玉斧言：陳鹿至，尊賜脯及蒸蔥，即至帝都，已還束，甚得□厶□厶□厶□厶（失四字）。謹啟（從二十三日來，凡三書，長史並似在縣下家中時也）。

玉斧言，承舍人下，恐過句容，未進此湛家，穀猶未熟。今遣朱生出參，願尊即令生反得穀，願為都作米。此無可舂者，若至，便當就合，恐藥草燥，得米下船，乃可采草，謹啟。

玉斧言：此間釜小，可正一斛，不與甑相宜。又上稻應得釜用，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，願與諸藥俱致，無見可否，足借斧當於縣下（少一行，十許字）。謹啟（此求米及大釜，皆是作饑飯所須也。雲穀未熟，當在九月中，此一書長史，在都下）。

右八條，掾在山與答父書。於時長史在都及縣下也。

右此並掾在世間所記事，及書有存錄者，訖此（又有與真靈辭，具在前篇）。